



本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秋叶敲打的时光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价值里去

的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
成

◎著



本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女作家
关注
生命体验在清新灵动
价值去
雨

秋叶敲打的光

的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儿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叶敲打时光 / 雨亭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紫丁香唯美书系)

ISBN 978-7-5468-0548-1

I. ①秋… II. ①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367号

秋叶敲打时光

(紫丁香唯美书系)

宋晓杰 著

责任编辑: 余 琰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 (编辑部) 0931-8773276 (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48-1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让心灵获得久违的安宁

——雨亭《秋叶敲打的时光》序

海 叶

一件好的艺术品，如同一缕皎洁的月光。她纯净、清朗的光亮能洗刷尘世的铜臭味、市井气，能荡涤斑驳的灵魂。在这个精神逐渐走向荒芜的年代，那些源自心灵的文字，就是山涧的清流，能滋养安宁与诗意。而我所熟知的能把诗意与安宁汇集于一处的这个人，她的名字叫雨亭；汇集着诗意与安宁的地方，是一本名叫《秋叶敲打的时光》的散文集。

贾平凹在谈论当代散文现状时指出，散文发展到眼下，最缺失的不是作者的才华，缺失的往往是作者最宝贵的激情。因为缺乏激情，读者在其作品中不能感触时代和生活的脉搏，不能触动心底沉睡的生命之弦。读雨亭的散文，读者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一种蓬勃的生命活力，一种淋漓的真气与灵气，能读出作者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对生命充满着敬畏。

故园，无疑是雨亭人生之旅中最为倾心的一处驿站。她笔下的乡村风物，无论是散发着清香的糍粑，还是充满神秘气息的狮灯，抑或悬挂于墙头的一张旧犁和村边一株披风沐雨的老槐，这些沉浸在时光中的风物，都能在作者心灵深处涌动起无边无际的情感潮汐。关于乡村与城市，美国文化学者威廉斯分析说：“乡村汇合了一切关于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和平、率真、纯朴的品质。城市则汇集了一个建设完善的中心的观念：知识、交通、光明。强烈的厌恶的联想也同时发展起来：城市是一个充满噪音、市侩、野心的地方，乡村则是一个充满落后、无知、闭塞的所在。”雨亭的乡土散文，也大抵吻合了威廉斯关于乡村的文化概念，作者笔下的乡村与喧嚣的城市基本上处于对立的状态，自然使作者笔涉的人物、景物、农事、民俗，或显或隐，时时刻刻在和城市的繁华进行着不见血光剑影的搏斗。

让心灵获得久违的安宁

近年，再也没有看到父亲使用过犁。每次回家，犁总是孤独地，安静地斜躺在墙角。蒙尘颓败的样子，如一幅苍凉的画，令人惊心。那些不能复制的情节，如一丛青草，葳蕤地齐刷刷地铺在岁月的深处，只要我一抬眼就能望见。

多次与父亲谈起犁的事情，脊背佝偻，面颊消瘦的父亲总是说：“这犁闲了多年，派不上用场了，如今种田的少，况且人家根本不用犁了，都是机械侍弄了。”父亲的眼里满是落寞，那种落寞像极了犁的落寞。根本看不到当初发现犁时的眼神里那别样的火花。当父亲俯下身子去扶犁的时候，看着他重重地趔趄了两下，我的心里突然涌上来一种酸酸的东西。

犁虽旧了，可覆盖在犁身上的绵绵光阴却历久弥新，足够我回望一生。

以上是雨亭笔下的一张《旧犁》的缩影，其实也是故园的背影——温暖而落寞。

而作者可贵的地方则体现她不是在奉命行事，这种心灵的感召与自然流露，更深刻彰显出乡土与她的命运是有着直接关联的，不必去乖违现实，只需听从自己的内心召唤。作者也只需紧靠在土地上，用笔端的文字就能保持正常的体温、呼吸和心跳。这样的乡土散文，不仅是生存的印记，还成了生命的无法泯灭的痕迹。倘若一旦去了文字的恣意表达，我们就将失去可倾诉的亲人、亲密的伙伴，生活将因此变得黯淡许多。

“时间真是一个谜，沉寂，丰厚，绵长，从不忘记清点红尘里的每一个物件”。除却乡土乡情外，作者还善于用其他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发现与悲悯。被一片又一片秋叶敲碎的时光里，有爱的咏叹，有云起云落的悠然，更有世情的从容、恬淡以及沧桑。

采摘黄花一般是在午后，阳光正旺之际。母亲说，这时候的黄花收敛了日月的精气，阑入了大地的灵气，采摘时，要用心，不要开口，否则，一语道破，原本的花蕊就会哗哗在你眼前打开。一旦打开，就贱了。我不明白，打开了不是更好看吗？别的花是用打开来绽露美丽与芳香，而黄花，打开则意味着失去。就如某些结局，一旦拆破，瞬间就会怆然老去。原来它的珍贵，都是藏在内里。——《黄花香》

这便是作者笔下的“黄花”，多么赋有感召力。通过物与物之间细微而巧妙的呼应，从而让大自然一种常见的物件，一下子变得有了自己的姿态与情韵。“不粗粝，不声势浩大，任时光静静的漂染，不沾一丁点潦草委顿的气息。只是将往日的盛开与茂盛一丝一丝地往内里藏，往骨子里

退。不难过，也不流泪。只将素朴的心呈给岁月，一点一点地泛红，如花蕊，如朝阳”（《枫红》）。作者这一让人惊异的“漂染”与顿悟，又将平凡普通的枫叶写出了新意。书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大凡热爱生活的人，心灵会在光阴的打磨下越来越丰盈、饱满，终能弹奏出高贵、快乐的音符。从本书《青苔》和《白蝴蝶低飞》两辑作品里，可以真切感受到雨亭不仅是一位赤诚的乡村歌手，而且是一位对生活充满激情的歌者，她用文字构筑起自己的心灵世界，演绎着生命灵性的舞蹈。

一路读来，心随文走，跟随着作者的脚步便走进了《一穗灯花照诗情》的意境里。这一辑的篇什都是美文，闪烁着诗性的魅力。且欣赏雨亭的《海之深蓝》：

雨的魂，是站立的海。

如此静谧的深蓝，任何人也找不到悲伤的理由。世界何其辽阔，只有你才蓝得如此彻底、纯粹。也只有你，才能洗净天空的污渍，撑高天空的高度。

诸多心理的沉疴被你的蓝一次又一次地摧毁。通向你，其实是通向一条朝圣的路。横在齿间的乡音，以及乡音里的爱恋，开始抽芽、变绿，开出素馨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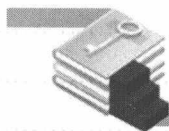
每颗雨滴是大海的一部分，就如每个人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雨滴能从苍白抵达深蓝，人呢？好多的抵达，最终是悲惨地离开，疼的更疼，伤的更伤。

鸥鸟开始发声，蓝在蓝中转弯。我已经习惯适可而止。

海的唇，是崭新的。哪怕被云朵吻过无数次，在我看来，依然如此。他的内心蓝有多么深，唇就有多么新。俯首，亲吻生命的匆匆轮回。

作者笔端的“大海”，已成为悬挂在生命中的一面镜子，浑浊的灵魂将在这里显影，让人在感怀之余，更领悟到生命的几许温暖与深情。读雨亭的文字，读者必须丢弃自己的面具，裸着一颗真纯的心，跟随作者的笔墨，徜徉在用文字构筑的自然或精神故园，即感受着尘世的悲喜，又感叹着文字的奇妙。

在物欲横流的当下，静读雨亭这些颇具浑然之气、鲜活之气、清正之气的作品，能让读者的心灵获得久违的安宁。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遥寄村庄 1

故乡的水稻田 2

旧犁 13

酒香杯宽 17

故乡的梨树 20

糍粑白如雪 24

乡村年味 28

故里狮灯 32

麦秸垛，在时光之上 36

古槐 42

麦子 46

故乡的那片油茶林 50

雪花飘过我的村庄 54

第二辑 黄花香 57

黄花香 58

青苔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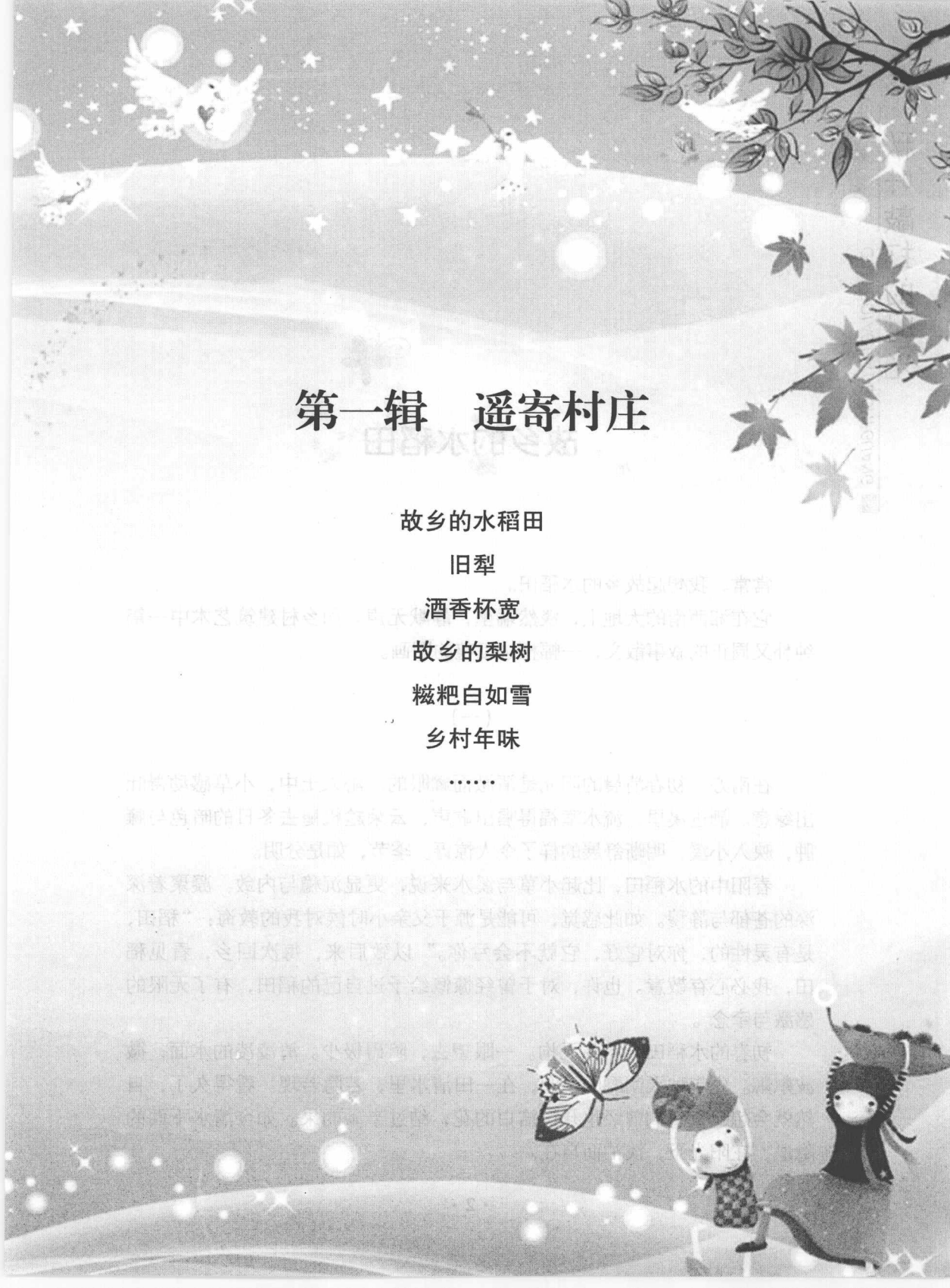


枫红	62
白菜花开	64
竹园	66
外婆的煎炸鱼	69
马齿苋	72
艾草青青	75
最美人间四月天	78
蓝	81
聆听春雨	84
镜子	87
看云	90
看雪	91
美丽的退守	93

第三辑 白蝴蝶低飞

梅	96
一张微笑的卡片	100
一条蓝底的碎花裙	104
秋行	108
水墨富阳	111
观音山，一朵绝世的青莲	114
隆回漫记	118
两棵漂泊的樟树	121
情系大围山	123
金满地	127
隔壁的哑女	129
秋叶敲打的时光	133
窗外，月色正浓	136

时光深处的竹	141
第四辑 一穗灯花照诗情	147
春之韵	148
海之深蓝	152
从花瓣的边缘开始	155
初夏情思	157
叶，梦想的羽翼	160
飘飞的玉兰（外一首）	162
春天的落叶	163
一穗灯花照诗情	164



第一辑 遥寄村庄

故乡的水稻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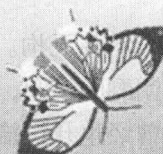
旧犁

酒香杯宽

故乡的梨树

糍粑白如雪

乡村年味





故乡的水稻田

田翠水韵之秋

绿田

常常，我想起故乡的水稻田。

它在湘西南的大地上，淡然端坐，静默无声。如乡村建筑艺术中一篇纯朴又周正的叙事散文，一幅框边工整的图画。

雪映白翠柳

(一)

湖山诗卷

在南方，初春清晨的阳光是清澈而耀眼的。沁入土中，小草感动得吐出绿意。洒进溪里，流水幸福得唱出歌声，云朵趁机褪去冬日的暗色与臃肿，映入小溪，明晰舒展的样子令人惊讶。季节，如是分明。

春阳中的水稻田，比起小草与溪水来说，更显沉稳与内敛。凝聚着深深的苍郁与静穆。如此感觉，可能是源于父亲小时候对我的教诲：“稻田，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就不会亏你。”以致后来，每次回乡，看见稻田，我必心存敬意。也许，对于曾经慷慨给予过自己的稻田，有了无限的感激与牵念。

初春的水稻田，坦荡无拘。一眼望去，障碍极少。清凌凌的水面，微波粼粼。先年秋天割剩的禾兜，在一田清水里，若隐若现。看得久了，自然就会想起，它们曾经也开过洁白的花，结过丰硕的果。如今清水下面的隐退，在阳光下，淡泊而自在。

别人说，父亲是一个十足的种田把式。犁田、耙田以及播田边的功夫很是了得。一些漏水的田，经过父亲拾掇后，那是整个的“风调雨顺”了。不是，刚开春，队里就下来任务，老屋旁边与湾里那几丘去年因失水而减产的田交给了父亲。父亲是个急性子，早早地在田埂上来回。一柄锄头这里挖挖，那里敲敲。动作极为熟稔，好像这块块稻田是苍黄大地为他设置的一根根琴弦。父亲是湘西南大地上的一个优秀键盘手，弹走了阴霾，弹来了丰收，同时，也弹老了自己。

一抹春阳，是一丝温暖，对于乡村，也是农事开展的前奏。一个禾兜，是一个收割的印记，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的播种插秧。

明晃晃的晨曦，打在村庄，如电影的光线，照着戏里安详的院落。

村子，开始有了儿童的哭声，有了“吱呀”的开门声。院里的鸡脖子一缩，迅疾地钻出限制了它们一晚的窄笼，乌亮的眼睛盯着放在高处的包谷粒，然后伸长脖子大声鸣叫，一直叫到炊烟四起。

田埂上除了父亲，陆陆续续走来了更多的人。有我的三叔，二叔，富明大爷，光前哥……队里出工，总是男人比女人先到。他们走着，说着，细碎的脚步，一种相同的姿势在村庄的田埂上穿越。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像是一场悠闲的聚会，没有丝毫的不适与怨言。

这时，父亲停了手里的活，蹲在田埂上，卷了一支烟，低着头侍弄着火柴。清明的时空里，可以瞅见他额前细密的汗珠，瞬间，一团烟雾袭来，汗珠不见，徒留一阵轻微的咳嗽声掉进脚下的稻田里。本来，这声音就属于稻田。

稻田里还有浸了一冬的麦秸秆，发酵后，散发一种奇怪的气味。每次问父亲到底为什么要浸没秸秆？他都说：“为了多吃一碗饭。”小时候的我一直不太明白父亲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后来，母亲告诉我：无肥难耕种，无粮难行兵，因为公家缺肥，谷穗不饱满，就将一些麦秸秆浸到田里作肥料。当初对于我来说，倒像浸淫岁月里的一点小故事。没有激起内心任何的波澜。长大后才知道，这个麦秸秆对于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难忘。

母亲对于父亲赶早出工的事，有过不少的指责。总说自家的事摆了一摊子，放着不搞，大清早就往稻田走。可父亲倔强得很，甩开母亲的话，自顾自地侍弄着水稻田。父亲的赶早，在队里，是不计报酬的，不像现在，逐名争利的比比皆是。后来，我想，在父亲的心里，一些亲近与疏离自有他的道理。水稻田供给着乡村的命脉。稻田，系着父亲的梦想与



灵魂。

田埂上的人，越聚越多了。有的拿着大木槌，有的提着铁杵，还有的扛着锄头。原来，队里今天安排大伙儿耨田边。就是说，有些田贮水不好，三天两头缺水，趁秧苗没插下之前，要将田边用槌耨结实了。这样的活，是需要大力气的。先要用锄头将稻田的四周挖开一条小沟，然后将旷边的杂草扫除干净，再用大木槌一寸寸的敲击。祖母说耨田边的人，最有经验的是父亲与富明大爷。所以，他们往往走在头阵。只见父亲甩开对襟的旧棉衣，弓了腰，不时往手心里吐着唾沫，用木槌一下一下用力敲打着，“啪，啪，啪……”的声音在稻田的四周回荡。这声音是木与土的撞击声，把块原本宁静安然的水稻田震得细浪轻摇，此刻“狗吠声响中，鸡鸣桑树颠”，村子瞬间平添了一份暖意，一份生动。

经过敲打与整理后的田边，显得利索而整洁。抬眼四望，一块块的水稻田如一幅幅边框工整的图画，这些图画在湘西南的大地上毗邻而安，画里水色如镜，软泥馨香。风起，图片开始抖动起来，沉甸甸的稻穗在阳光下弯下身姿，如一个深深的祝福。

俗话说：“人勤地不懒，收成往上赶。”可那是，人不管怎么勤快，各家各户总是缺衣少食，青黄不接。

日光，越来越亮，稻田边的椿树开始吐出了嫩绿的新芽。水稻田里的牛毛毡阳光下也渗出了丝丝青意。父亲在修补稻田的同时，也在修补生活的伤口，修补明天的希望。

(二)

“清明谷雨雨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稻田是谷种的产床，也是乡亲们的重托。人们总是不分冷暖地守望着它。

待谷种下了田，父亲便号召大家扎稻草人。用一些破旧的布条（那年月，根本就没看到过新的布条）绕在一把稻草上，五颜六色，将稻草绑在一根竹棍上，再在上面盖上一个烂斗笠，插在种了谷种的田边，试图用来恐吓偷吃的雀鸟。对于憨厚还淳朴的稻田来说，这样的树立，略带了些戏谑。就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吧，为了保全生活，就任凭它在风中赤烈烈的摇晃，也如一个谎言在招展。

那些被稻田吸纳的种子，在它赤裸的怀里，安然生长。日光锐利地照

下来，不出几日，谷种便钻出了绿色的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风和，云游，含了苞的月季还在酣睡。此时，父亲、三叔他们正在田边静心凝望，那一层薄薄的绿，给他们带来了不可名状的欣喜。父亲在田边大声喊着“出苗了，出苗了”，粗糙的手掌来回摩挲，沉浸在无边的喜悦中。此刻的水稻田，如一个慈祥温和的母亲，不仅繁殖嫩绿的秧苗，还繁殖欢笑与情感。父亲和三叔坐在田埂上，周身淡淡地落满了春的气韵。仿佛他们身上也晕染了水稻田的平静与安详，如两株满是记忆的稻穗，低头，金色的芒闪着亮光。

本来，“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常理之中的事情。父亲的惊喜其实是有原因的。听祖母说，有一年春天，种下去的谷种有很多都没有成气候。因为那一年发春水，几日几夜落不停，刚下到田里的谷种，还来不及扎下跟，很多都打了水漂。我问：那怎么不重下呢？祖母说：因为村里穷，那时的谷种特别贵，亩产又低，家家户户还等不到五月就空了仓，也没有想到损失会这么大。待到插秧之际，好不容易东挪西借，总算勉强插完，自然，田里的收成便稀薄了。记得祖母在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是极其凝重的，看得出来，饥饿是一件多么蚀骨的事情。不能忘，也无法忘。那时候村子里很多人都得了胃病。大家在饥寒中不停地突围与挣扎。我的祖母就是因为胃病而辞世，去了她常给我说起的丰衣足食的天堂。但愿，她那里阳光多而少雨。

也是，季节里的事谁也无法预料。譬如：突至的狂风、暴雨、霜雪，这些谁又能够躲得过？就如人生。可，生命中即使有再多的破碎也还得向前，正如父亲所说：我们的稻田还在，救命的粮就在。那些无望的、枯朽的、萧瑟的，在水稻田的面前，突然觉得何其渺小了。水稻田也真如父亲所言，挟裹着灵性，无论雨季旱季，都恪守着做稻田的美德：静心孕育，宽容博大，无私奉献。不管尘世管弦熬嘈，也不计季节的雪雨风霜。于乡野大地，方方正正，坦坦荡荡，给人和村庄带来安全与希望。

母亲说：水稻田，是咱们的恩人，就是少粮，缺粮，也怪不得田，田已经尽力了呢。其实，当初，我也不明白：不怪田，那到底要怪什么？

是的，田已经尽力了，人也已经尽力了，收成便在自己的心里了。淳朴而安然的乡野中，我从一块田走向另一块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最终从另一个村庄走进了一所远离稻田的异域。如一株失散的水稻，根系憔悴，飘在云里，争名夺利之声纷纷扑来。令我无时不念水稻田的素



朴、真纯、宽容，亦如一再思恋的乡人。

春天的田埂上长满了绿绿的车前草，淡黄的马齿苋，一丛一丛的。鞘翅目的昆虫在上面飞来飞去。

嫩绿的秧苗在阳光下闪出绿油油的光，愉快的分蘖声落在田里，有涟漪荡开，叶丛中不时蹦出几只绿腿的小虫，生动，清和。

记得小时候祖母常摸着我的脑壳笑言：“你们这些鬼把戏，是些小秧苗子呢，多吃些肥料，好快快发兜兜哩，记得大了，莫忘田，莫忘山，莫忘娘呢。”现在想起来，祖母的声音还在耳际，久久不退。

一兜秧苗会长成一棵浑圆壮硕的稻株，一抹嫩芽，能成为参天大树。仰望的事情总是含着暖意，清美。

将秧苗插进稻田，也将希望播在了心里。

农谚讲：插了早稻过五一。所以一般抢在五一前夕，村里都要将早稻全部插完。父亲常说：节气管事得很，拖后，是要少几斗粮呢。所以村人们都是循规蹈矩的，遵守着季节的指令，一丝不苟，踏踏实实。不像现在，一些事物逆着时令而行，虽也长得葱葱绿绿的，比如什么大棚蔬菜，返季果实，但是每次吃这些的时候，心里总是少了一份安稳，妥帖，也生生地欠了一份甘醇，爽嫩。

最喜看大人插秧的场景。其中的笑、乐、开怀，都历久弥新。每每想起，令我寡淡的心意添了些许温馨、美好。

平整过的水稻田，一览无遗，日光好照，如一幅幅素色的织锦，镶嵌在静默、广博的大地之上。

人们站在绿叶簇簇的秧田里扯秧，一根一根嫩绿的秧苗在他们的手里不断地聚集。待到满手时，旋即用几根浸湿了的稻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丢在身后，水声哗然，扯秧、扎秧、抛秧，动作熟练，速度惊人。只听得簌簌的叶响落在田里，飘在空中。一会儿的工夫，秧田里立起了一堆一堆捆好的秧苗。这时，有笑声穿过堆缝传来，一直传到田埂上，酣睡了的季节被撞醒了，打了呵欠，红艳便“嘭嘭”打开。车前草，顶着绿，看得呆了。

水稻田里便开始喧腾起来。

一担一担的秧苗挑来，放在田埂上，等待着力气大的人抛入田里。其实抛秧也算个技术活。因为，要估计好间隔距离，多远抛一捆，纵横要得当。抛秧的人一般是我三叔还有光前哥，祖母说：三叔手笨，插秧好比捉

虱子，人家在前头老远了，他还在后面磨叽，所以队里就让三叔抛秧，当然抛得多了，也熟能生巧。光前哥年轻，有劲头，抛得远，每次我蹲在田埂上，看着秧把子是从光前哥的手里飞出去的，飞得好远好远，他涨红的脸在阳光下发着油光，有了古铜的气息，

一会儿，秧把子在田里错落有致地摆开，水稻田，这块素坯的织锦上，树起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的营垒。看得久了，又如一个又一个绿色的战士，在营里排兵布阵。水从一块田流向另一块田，那声音里似乎有喊我的声音，邀我参与他们的排列，做稻田的卫士，做乡村的卫士。我的心，在那一刻，荡漾着一种激情，以致现在，我都无法说清。只知道有一种东西水一样的涌入我的内心，是温暖？是坚守？是爱恋？是深切？是不羁？还是……

秧抛好之后，插秧的人开始下田了。只见他们卷起衣袖，站在田里，一字排开，训练有素的样子。父亲一般站在中间，不停地指挥着：“注意行距，弯了，拐了，浮起来了，用力，对准啦……”认真的样子，俨然一位严谨的指挥家。

翠绿的秧苗在他们的手里被自如地分开，一会儿，原本一簇一簇被聚集的绿慢慢散开，水声此起彼伏，田田嫩叶，均匀分布。此时的水稻田，虽然绿意疏淡，可也别有一番景致了。

“水稻，大半生都站在水里。”亦如父亲。自打春开始，父亲就没有离开过水稻田。经常扛着锄头在田埂上兜转。浸种、插秧，在父亲的眼里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好像种下去的不是水稻，还是他的心心念念，他对稻田的爱意坦荡无遮。那一小丛一小丛插下的绿，在父亲的眼里，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供给乡人的命脉，给乡村带来无比的吉祥。我想，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样的期盼亦会如此。接下来的守望，将会更显深切而执著。

(三)

秧苗插下去，天空突然下起小雨来。淡淡的雨雾笼罩着稻田，笼罩着这温润而素淡的五月。

多雨的五月，使每一株草都透着绿意，青碧一色。每一条树枝都缀了嫩叶，苍翠蓊郁。每一株水稻都身披琉璃，灵光闪闪。村庄在上，娴静平和，这万物生灵的鲜碧之色、洁雅之光幽然浸乎心中，化为一团清气，萦



绕属于村庄的每一段光阴。

雨雾稍歇，父亲便到了稻田边。虽已至五月，可雨后那凉凉的湿气，依然浸满寒意。但父亲不顾，拄着铁锄，立在田头，偶尔抽烟，偶尔远望，面对稻田，模样蔼然。仿佛这季节的冷，与他无关。父亲伫立之际，我总觉得他是用心在和稻田对话，其内容只有父亲和稻田明了。被话语震落了的水珠，精灵一般，转瞬不见。唯剩萍水相逢的自在、淡然和适在彼此的目光里此起彼伏。

由于雨水的适时，不出几天工夫，插下去的秧苗开始返青。秧苗返青需要深水，难怪父亲望着雨滴总是“呵呵”笑着：“水是田的娘，无水苗不长哪。”父亲说此话时，有蜜渗进心里的快意。被旱烟熏得颜色模糊的牙齿大半露在水汽里，似在咀嚼这满空清凉的雨丝，或者这悠闲的日子，稍后又悠悠然沉落下去，复了原样。黝黑的脸上，全是时间的印记。沟壑、深谷、孱弱、沧桑，应有尽有，其边界混沌不清。在我的潜意识里，秧苗不是被雨水淋青的，与泥土也无关，而是缘于父亲日日的凝视、端详。觉得，离了父亲的目光，秧苗便会少了生机，随时都可委顿下来。如此境遇，愈加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真义，稻田，亦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稻田。

待雨住，日好，举目，秧苗返青之后的水稻田，绿意浓浓，碧光莹莹，如一块又一块的绿绸铺在村庄四周，风韵无限，又似一章又一章的翠绿诗篇抒写在湘西南的宽阔胸襟，声情并茂。

现在回想，如此景观，也只能定格在往日了。五月还是五月，雨水犹在，日光晴好，可如今的稻田，绿意渐渐消退，生动逐渐迷失。一田一田的死水，杂草丛生，荒芜之极。快节奏的社会，大家已不再巴望稻田养家糊口了。灯花一样招来晃去的井市生活包裹了所有的日子，被人们荒弃了的水稻田如随手抛丢的一张生活草稿，终年被埋藏在视线的后面。唯有父辈，这些稻田的赤子，当下，还守着这些不规则的方块，不过，极少有人栽种两季了，大多插的是中稻。形式的转轨，说明了内涵的变质。言“喜”则顺理，生活无忧嘛，言“哀”，则未必，“哀”从何来？茫然。言“无趣”，言“寡淡”，倒是应心。如今，没有人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庄稼人了。故乡，似乎因了稻田的暗淡与褪去，形容枯竭了。早年的泥土芬芳，稻谷飘香，这样的景状，早已虚脱成一个空词。

太多的改弦更张，使得“故乡”这个称谓，越来越轻，越来越弱小。